

3
流行小说丛书
荒墓孤魂

5

中 女 孩
水 英 豪

春风文艺出版社

87
I247.5
2321
5

流行小说丛书③

荒墓孤魂

1984.10.26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B

359877

目 录

风 中 女 孩
荒 墓 孤 魂
清 水 英 豪

檀林 檀森 万寒(1)
阿娟(92)
寒山(173)

风中女孩

万 寒

序 幕：一个律师的休息方式

这一双眼睛！这是一种无法用文字描绘的目光，它直接射进你的心里，让你的心打颤，让你凭空生出莫名的哀怜、伤痛，或其它一些说不出的感情。

她就站在我要去的那条小巷的巷口，站在那里任凭凛冽的春风吹打，刚刚能梳拢起来的两个小辫子被吹乱了，单薄的衣服一定给打透了，我诧异地盯着她看，可是她全然没有觉察，只是定定地望着一个方向。

她望着什么了吗？我敢说没有，那里除了漫天的风尘，随风翻滚的旧报纸和包装纸，就是阴沉沉的早春的天幕。

这是一种无法用文字描绘的目光，是思念？是期待？是恳求？抑或……仅仅是茫然的麻木。

啊，这一双眼睛……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了：他用去了这么多的文字只着意刻画一双眼睛，莫不是他这个人……不用猜测了，我告诉你，我是

个律师，同时还敢自夸是个有点艺术细胞的律师。

我推着车走进那条深巷，却仍忘不下那个风中女孩的一双眼睛，我看到的眼睛太多了，而这样的目光，特别是一个八九岁女孩的这种目光，我却从未见过，它太热又太冷，太稚嫩又太成熟……

我是出来休息的，几天来为一桩重大刑事案件——对，是杀人案，如果你是省城的居民不可能对这桩严重罪行没有耳闻，消息真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呀，虽然在传播中给它增添了无数神秘色彩，然而和实际案情比较起来却还不及它的十分之一哪！我做为那个被告人的指定辩护律师，刚刚接触案情就被搞得头晕目眩了，赶上这个难得的星期天，不能不抓住时机用我自己的方式让大脑休息休息。

可是那双眼睛……咳，这是怎么搞的？也许就是一双普普通通、司空见惯的女孩眼睛吧，也许就是因为我因为太疲劳、补神经过度紧张产生了错觉吧，我的确应当休息休息，按俗话说的换换脑筋了……我按下了门铃的黑纽。

这是我的休息方式。这个门里住着我五十年代末念大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我少数几个知己中的一个，本是学法律的竟写起小说、当起作家来，你会相信，我要松弛一下，莫过于找到他聊一大天了。

“知道你能来，酒、菜都准备好了，”迎接我的是他年轻漂亮而又口尖舌利的妻子，“不过没有炒菜，反正你们也不爱吃，光给你们弄了一大盆凉拌……”我连忙致谢。

“嘿，直接上酒桌吧，淡酒，淡酒，半打‘鼎湖’，不过，打底嘛还得咱们的苞米烧，哈！哈！哈……”这就是我的朋友，我大脑皮层的“按摩师”，“脱风衣，洗个脸，这鬼天气，年年如此，这就是春天，嘏！”

“春天就是春天嘛，无须啧啧。没有大风，摇不动枝干，枝干不摇，僵了一冬的经络不能畅通，经络不畅又怎生得漫天绿意？”我是在款衣净面时说这番话的，坐到桌边又接着说，“至于滚滚尘烟，那不过是过眼之物，不知你这位作家是在责怪这个序列上的哪一种参量？”

“哈，玩时髦，唱起系统论来了？牢吊子……”举起酒杯向我示意后一饮而尽，“马列的方法论咱们还处于一知半解之中哪，拿我现在着手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来说，就涉及到了现代侦破理论，有这么一个案件……”

天哪，一向写爱情小说的他，竟然要对我奢谈刑事侦察！吹了，我的休息……

“买小鸡啍——呵——”异乡口音，自窗外传来。

“你们聊吧，我得去……”女主人说。

这是女人的天性，也许要到几万年前的某个历史时期寻找它的根苗吧？我已一连喝下三杯苞米烧。春天的声音，春天的气息，新的生命已从受精卵、胚胎、孵化到出生……

“一个杀人案件，有三个嫌疑犯，而这三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利害冲突的一面，你看你看，又是思辨认识，又是对应对立……”

一个杀人案！三个嫌疑犯！一致，冲突，对应，对立……他在说什么？他捕捉住了哪个题材？难道他津津乐道的正是我要暂时忘却的？

“十只，我选了十只，快来看，多漂亮，多可爱！”

女主人一路喊、一路笑着进屋，双手捧着个纸盒子，亲昵地望着里面十只毛绒绒的小生命。

是惊惶？是饥渴？是思念？这一双双瞪圆的小眼睛！

“刚才在巷口，我看到一个小女孩，那一对大眼睛……”

我打断老友の谈兴，也不管女主人の怜爱之情，因为它已化成薄薄一层积淀于我心底的不适。

“啊，你看见她了？哈，你知道那孩子的妈妈，那个叫李薇の浪女人是什么人？是个杀人凶手！哼，她呀，要不是我看得紧，说不定这位大作家……她呀，连眼睛都是带钩的，眼光有刺——倒钩刺！”

女主人悻悻然，男主人变了脸色：

“真不象话，你胡说八道些什么！难道就不许我……”

“对对对，接触人民，了解人生，现在行了，你有资格好好写写这个杀人犯了……”女主人早已软下来，嘴头上说了句硬话、转身出屋。

我的朋友耸耸肩一声苦笑：“女人！”

“李薇案可是在全市挂了号的大案，你怎么认识这个女人？她的女孩怎么在这里住？咳，这李薇正是我的当事人，是我为之辩护的对象哪。”

友人一怔。慢慢举起酒杯：

“李薇的妈妈就住在前栋房。在这种情况下，那女孩——她叫小凤、和生身母亲、两个先后的养父都被拘押，她不住在姥姥家又能住在哪里？老同学，我还没搬进作家楼哇，别忘了这一带是城市里的乡村，这一带是下层百姓居住的社会主义贫民窟哇……”

他激动起来，又一饮而尽。

我的休息再见！工作起来吧，讲讲你知道的李薇，也许这正是我所未看见的一个侧面哩。

好，我讲，我讲，干脆念给你听得了，已经写完的第一章……

第一章：从少女到活人妻

不能说她是个漂亮姑娘，也就是说她并不具备通常所说的美人胎子的那些条件。她很娇小，不是高身材，也就显不出高高的胸脯和细细的腰肢；她没有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所谓双眼抱皮儿，而且也并非总是灼灼有神，一双丹凤眼，经常有些迷蒙，只在某些极特殊的时候才燃起两点火花，一闪也就灭了；她的皮肤也不白皙，虽说很细腻却黑黢黢的；她的性格不算郁郁寡欢，但也决不是活泼乖巧，她说自己“要是躺到煤堆上你都找不着”，也许就是她说过的唯一一句有亮色的话。

一个极平常的姑娘，一个不时时给男人以刺激的姑娘，市酿造厂某老酒工的女儿，远郊半粮半菜区某公社某大队某小队某个插队知青户最年轻的一名成员。

当年制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人，在两性关系上大概没有多少或没有太多的封建思想意识，而且颇懂一些阴阳合和或雌雄刺激的道理，所以，全部的知青户都是男女同户的，在男女比例上也都很均衡。李薇在一九七五年春十八岁上插队落户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初去时，女性多了一名，不久有位姑娘回城就业、结婚，男女人数又均等了，倒十分符合不平衡——均衡、绝对——相对的定律。

熟谙七十年代历史的人都晓得，城市居民家中有个适龄子女并只有“面向”农村一种可能的时候，要是能把 他 或 她的“户”插到城郊去，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他或她大多是失宠官员的子女和有门路者的孩子，李薇什么都不是，只因远郊那个贫穷的小屯是他父母亲以上之辈先人的故乡。回故里插队还是可以的，苛政猛于虎，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李薇进户不久就发现，正有一件隐秘的事情让全户的同学

——特别是男同学暗暗激动着，大家不告诉她，她也不敢问，心中充满了焦虑和好奇。

有一天早晨，李薇清楚记得是那位女同学回城后一个月的清早，麦子种完了，该栽土豆了，知青都去队部削土豆栽子，是苹果红土豆，收获期短上市早，是这个大队的特产。轮到李薇值日做饭，她天不亮就起来，打算先烧点温水合面子，贴上一锅苞米面大饼子，然后切点芥菜疙瘩咸菜条，拌上她上星期从家里带回来的酱油、醋，让同学们饱饱吃一顿，然后……

“算了，甭烧！”有人扯住她正往灶火坑填苞米茬子的膀子。

小薇吓得一哆嗦，朦胧中看见身后一个高个子弯着腰对她说话。认出来了，他叫高敏，是户长那块牌位后面的真正领袖。听说他是市里某个大干部的儿子，他爸因为支一派打一派被斗臭了，他也由小将变成了“大酱”——真想吃上溜儿，还得好心的老乡送，还得那份好心有一份大豆做保证。是本户的元老，他已经送走了一大半同户伙伴，包括上个月走的那位女同学。

“干什么？你们……”这时小薇看清身后不光有高敏那张胡茬青虚虚、额头白惨惨的脸，还有全体男同学的面孔。

“把女同学都喊醒，一齐走，回城！”他摸摸下巴，“你是新来的，不参加也行，参加也可以，随你便。”

女同学纷纷梳洗，既有女人的天性在起作用，也有环境的反作用：天天抹一把总比个把月不沾水的男人强。

她当然跟着走，集体——个体，集体象块磁铁吸引着个体，在某些动物中都如此，何况她是人，是中国一九七五年春天插队落户的十八岁女人。

一行十几个知青悄然离屯，抄近路赶在省城里店铺刚开张的时候来到商业街。正象一条大马路上过来喜车也过去丧车一

样，紧挨着参茸老店也有纸扎铺。

“同志，那个，对，那个最大的多少钱？”高敏问，手伸进衣袋。

“这个，是最贵的，四十七块。”老营业员看惯了各式各样的悲伤，说是这么说，却知道悲伤程度不一定以它的价格高低为指数。

“买它，给……有没有笔墨，求你给写上，写在那个带子上。”

“有，有！”高兴，他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祝贺新婚。全户同学。”

“什么？这是花圈，送死人的！”一个大墨点掉到飘带上，两个小小的黑眼珠从老花镜片后面射出来。李薇觉得被击中心头，一时脸色煞白。

“你只管写好了，这是我们户的规矩，和你有什么关系？”威慑多于说理。

老营业员已被诸多怪事吓破了胆，看看眼前十几个灰呛呛青年男女发绿的脸色，埋下头哆哆嗦嗦地写着。

两个男同学抖开随身带来的肮脏的大床单，蒙上，扛上那个不祥之物走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到……”李薇紧跑几步追上走在前头迈着小长腿的高敏。

“去就跟着，不去就回家，甭问！”他看也不看她，一直往前冲。

一阵噼噼啪啪响，一团白烟飘起来，散开去。临街楼房门上、窗上贴着红纸剪的双喜字，几十个穿着蓝涤卡新衣服的人从一辆大客车上下来，几十个穿着蓝涤卡新衣服的人迎上去，一双同样穿着蓝涤卡新衣服的青年男女被簇拥在中间，那男的本

来就带点傻相的脸上有欣喜也有忸怩，女的倒更人方些；我不在乎了，我豁出去了，我……她就是把空额留给李薇的那位女同学。

“我们吃糖来了！你忘了我们，我们可忘不了你！”高敏带头大吼。

肮脏的大床单抖开，大花圈象具死人骷髅一般矗立在红喜字前。

人群哗然，大呼小叫。那位女同学嘴唇发青，身子开始摇晃。

“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到晚上也就知道了。”高敏顺次指着一双新人说。他的手指上射出了无形的子弹，新娘倒下去，新郎团团转，象在找刚刚被击落了的什么东西。

办喜事的人们乱成一团。十几个灰呛呛的知青没有报复的喜悦也没有发泄后逆反的侧隐，一阵风似地走了。

李薇落到后面，脚步踉跄，回头看一眼，满脸是泪。高敏故意拉后几步，为照顾她，但没扶她。

“咱们干了什么事呀？这是为什么呀？你……你 怎么这么狠？”李薇哭着说。

“不是我狠，小妹妹，她才狠哩！看见他了吗？”高敏指指走在前头、僵硬地挺着脖子的一位男同学，“为她，他差一点上了吊，要不是……我发现了，把他从屯北头林子里拉回来……我出的主意，大伙都举手了……”

高敏越说脸色越白，李薇不哭了，紧跟上他，紧盯住他的脸。

“他是窝囊，可是心好，把招工名额让给她了，他们早就配了对儿，她发誓许愿，答应等他。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谁也不怀疑，放到谁身上也得这么干……可是，回城一个月她就

变心了，她要嫁人了，她当然得嫁这小子，他爹就是他们那个厂——电动工具厂的书记嘛！”

高敏发现李薇跑得气喘吁吁，放慢脚步，看她一眼，她低下头。好象才认识这个小丫头，她心肠软，她心好，她挺勇敢，她……哦，这双眼睛，从来没见过的，让人看不到底，又象有个什么劲头，把人往深处拽呀拽……呀，她有个让人说不出的漂亮……不，不是漂亮，嘿！说不明白，反正是那么个劲头……

“小妹妹，别往心里去，全都忘了吧！别管我狠她狠的，全都不算事儿。反正你记住，咱们这些人已经叫人家，象老乡们说的欺负到‘粪堆儿’上了，不光不能再咽窝囊气，还得他妈的找茬出出心里的窝囊气！”

回到户里李薇就忙活着做饭，快晌午了大家都水米没沾牙哩。等她把饭做好，到东屋男宿舍、西屋女宿舍喊吃饭，见同学们一个个都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睡着了吗？没有，有人闭眼装睡，大多就是瞪圆眼珠子瞅房笆，一锅火饼子放到晚上……

但是，从打送花圈事件发生之后，户里的情绪平静多了，不光是平静，还增加了或者说是公开表现出来了一种甜蜜的家庭气氛，这当然是指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而言。配对儿，大个子高敏说的，挺难听。原来暗中配好的公开了，新配成的更不在乎，难听归难听，事可是那么回事。李薇不只一次偷偷听到岁数大的几个女同学嘀咕：“上星期他俩没回城，住了……”

“那天晚上他俩到屯南头沙坑沿儿去了……”“你可得小心，要是不来，那可就糟了……”李薇急忙躲开，心跳气喘，脸红耳热。

十八岁的李薇对于性，对于爱情，对“那回事”早就知道、早就明白了。倒是爹妈给她上的第一课。即使住在贫民窟里烧酒工也只能有一间房、一铺炕，她身下有三个弟弟、妹妹，半

夜里她曾听到过的那些奇怪的声音让她终生难忘。

心跳气喘，脸红耳热。对那些同学，对他们之间的那些事，李薇觉得害羞，害怕，妈说：听说有些户都乱套了，到了晚上自己找自己人的被窝往里钻……没有的事！于是，看着那些配了对的同学之间的样子，她心中产生了好奇，羡慕，甚至有种朦朦胧胧说不清楚的焦急或是渴望。

她还看出，大个子高敏不和任何人配对，户里没有，户外也没有。他象精明过了头，他有点疯疯颠颠，李薇觉得自己心眼够用，可以理解这个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元老，可以一眼看到他的心底：他活腻了，让人气疯了，他找别人和自己一切可以出出气的茬口出出气，他就是这么的，所以没了别的心思。

栽完土豆紧接着就该种苞米和大豆了，完了再接着种豆角和栽茄子，粮食是死任务，菜是合同，公社和菜站的干部用一米拴一个布条条的长绳子拉了地，指着地块，指着月份牌：几号几号这块那块必须种完……可是老天爷不帮忙，谷雨之前来了一场大冻，化得稀烂的村道冰得当当硬。几十号人闲着做什么？到屯北头沙坑沿去挖沙子。

屯北头原来有条河，据说通着小辽河，后来水少了成了断断续续的泡子，后来干脆没水了，成了沙坑。城里盖楼要沙子，社员就挖，由公社经营，一立方米卖十五元，社员挖一米记三个工分，去年一工分一毛，前年一工分三分。

沙坑沿热闹起来，男劳力来了，女劳力也来了，因为是记件，一家一户分得挺清。倒是知青户没再分，男同学和别的男社员一样一人挖一个坑口，女同学也和女社员一样一人守着一个坑口。男人从底下把沙子甩上来，女人把沙子归拢成一堆。知青户一个大堆，一个倒放的大斗形。不管堆大堆小，为了便

于量尺高矮都是一米。

屯下干活常是这样，干着干着就疯了，干着干着就叫上号了，不知为了什么近两年总是在乡青年和下乡青年较劲儿，起初城里来的是要接受再教育的，后来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接受挑战，干！谁服谁？

开头都是斗士，两群人比；最终形成斗将，两个人比，两个代表人物比。城里人当然推高敏，不推他也要站到前头；屯下人当然推王海林，他是记工员，总能碰巧赶到斗将的点子，他是大队治保主任的儿子，平时不干活，他是李薇的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表哥。

妈说：咱们屯下有这门硬亲戚，能照顾个指标把你抽回城最好，实在没有，就在老屯找个人，安下家，过一辈子也中了……李薇以一个女孩子特有的敏感，觉得妈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和采煤一样，挖沙子也有井式（包括竖井和斜井）和露天式，屯北沙坑沿是竖井式，先把四尺多厚的冻土层刨个窟窿，大约一米见方，人下去能施展开，往深里挖，向四外挖，就都是黄澄澄的沙子面了。

高敏和王海林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个是冒鼓蹿天的细高挑，一个是横向发展的车轴汉，一个脸色白里透青，一个是黑里泛红，老乡们说得好：粘豆包进我们肚子里变成火，进你们城里人肚子里就是水……高敏最怕春忙时间这个硬饭食了，吃一顿他吐酸水，连吃三顿他就跑肚拉稀。

“那就比试比试吧，啐！”海林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有日子没正经干活了，有点发虚。”

“大伙都休息嘛，要看个乐子。咱俩这也不是头一回……”高敏挥手四外一扬，表示接受全体社员的吁请，“我比你个高，

往外扬占便宜，你短粗胖，扒沙有章程也不吃亏……”

社员们哄笑，听出高敏从小放猪的那儿已经学到了不少“屁”嗑儿。

“废话少说挑人吧！我要妇女队长，来，你给我拢堆儿。”海林先下手为强。妇女队长除了生过三个儿子之外更象男人，那上嘴唇上的汗毛比没开脸的小伙子都重。女人们惊叫：妈呀，她那下头的毛……

高敏一声冷笑，目光在屯下姑娘和城里姑娘的脸上逡巡，有几个姑娘低下头。

“嘿，小妹妹，你给捞把忙吧，没关系，我差不多能直甩到堆上，用不着你太……”高敏边说边脱下洗得发白的套头红球衣，只剩一件蓝背心，露出膀子上疙疙瘩瘩的腱子肉。他已经干了一大气儿，蓝背心上前后有两片发黑的汗渍。

俩人目光接着目光，李薇象被“拍了花”、叫了魂身不由己地走到高敏跟前。她看看黑铁塔似的妇女队长，畏畏缩缩更显得娇小，楚楚可怜。海林猛啐一口，抢先刨下第一镐，融了又冻、冻了又融，已经松散的冻土当地飞起一大块。高敏又笑了笑，觉出自己胜了第一招，觉出那些重实际不太重幻想的屯下人也觉出、还有点佩服他胜了第一招。

土层刨穿了，时间相等，势均力敌，两个小伙子象两条牯牛，身上水淋淋，头上冒热气。

开始出沙。起先，海林占优势，个儿小地方小得施展，地下象有个卷扬机，沙子象飞出来似的，嗖嗖嗖，准确地落成一堆。妇女队长面无表情地看着，象在说：还用我伸手？他自己就踢蹬了你……高敏象个大虾米。弯腰曲背，一锹一锹，频率甚低，虽然没把沙子扬出大格，但不象海林那样一锹压一锹，显得阵脚很乱。李薇急得团团转，她不光着急，她还没从迷惘

中醒过来：你为啥偏挑上我？我是个最单薄的劳力了，而且，你也不是不知道……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开头大伙还咋咋呼呼给两边加油鼓气，后来看呆了，大气都不出了，只听见甩沙子的刷刷声和从地下传出的呼哧呼哧喘气声。

半个钟头过去，两边对等，势均力敌。

几个有经验的老社员走到坑口观战，喝退了跟过去的众人，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塌方，而且知道那塌方说不定是从哪一敲、哪一震引出来的。

粘豆包的威力渐渐显出来了，海林越干越猛，锹都抡圆了。高敏一是身子有些亏，二是有个累底儿，看出有些吃力，脸上、膀子上血色渐渐往下退。他胳膊长，扬沙子占便宜，但那只给李薇省了劲儿，却没增加沙堆的高度。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边对等，势均力敌。海林的猛劲松下去，高敏也已完全靠着意志力支持，机械地重复着挖、端、甩……几个动作。

老社员交换了目光，打算喊两个小伙子停下来，他们知道，这路活计这路干法是最容易让人得伤力的……

呼隆——！

众人怔了一下，连忙扑过去抢救。妇女队长也扯着海林从坑口下伸出的锹把，将他拉出坑来，跟社员一齐跑过去抢搬冻土块——高敏的坑口塌方了！

人多好干活，坑不深，冻土块又容易搬动，几分钟工夫高敏就被架到地面上。

他给砸懵了头，没昏过去，身子晃晃悠悠，四外瞅了瞅，目光停在坑边两个大小相等的沙堆上，又转过身，看李薇脚前散落的一堆儿沙子，那是她光顾救人没来得及归拢过去的，就

弯下腰去拾李薇扔下的那把钢板大平锹。

李薇本来打算去扶他，见他这样子，打个激灵，一把抢过大平锹，猛戳一下，端起来，三脚两步直奔他俩的沙堆。

高敏也趑趄趑趄跟过去，看李薇侧着锨把慢慢往下洒着那黄澄澄的沙子面儿，渐渐在倒斗形大沙堆上又堆起一个金字塔形的小沙堆，转过身，向着众社员，向着王海林和长小黑胡的妇女队长，白惨惨的脸上分明有个咧歪嘴的笑……

咣当！

高敏仰面朝天倒下去。

这场挖沙比赛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城里人争了一口气，也不仅仅是把知青户本来就够蝎虎的气势弄得更蝎虎，让几个屯中无赖侧目而视，更重要的也许是把居于两极地位的一对青年男女吸引到一起来了。从来不把女人——当然指的是户里户外这些有别于他原来圈子内的女人——放在眼里的高敏，感觉到了李薇这个小丫头的存在，发现了这个烧酒工女儿“小不点儿”身上一些特殊的美，赶情她具有最刺激男性欲望的那些东西，乳房，腰肢，大腿，从脖子向下一直到脚踝骨的曲线……赶情这一切不只隐藏在穿在她身上的她爹的那件土蓝色工作服里，还隐藏在一件神秘的、无形的罩衫下。从打挖沙比赛后，这罩衫就只对高敏一个人脱下去了，高敏得到了一窥的特权，而首先是十八岁的李薇发现了自己本来可以有的权力。这权力每个女人都有的，它的发现却有千千万万种机缘和态势。还有她的目光哩，高敏已经明白过来：自己被那目光刷住了，就象他们为解馋偷到水库下挂子网刷住的那嘎牙子鱼一样，象被那倒钩钩住的鲫鱼瓜子一样，他身不由己地被那说不明道不明的力量往她深不见底的眼睛里吸呀吸……